



郭注莊子

七

□ 13
3217
14
7

卷 7
3217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郭象注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
物稱其生、生斯足
亡者有之矣、守形大甚
故生亡也、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

止、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而彌厚、則而彌失之、而彌厚、則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而彌厚、則而彌失之、而彌厚、則則世奚足爲哉。莫若放而在之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命盡也、付之日新、則性神之棄之、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爲、故張揚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

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精粹俱也而又能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平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游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而

禹雅運忤也

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飾則化日新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遷物而不憎、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耳、非自然無心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關性分之外、復讎者不折鎧干、夫干將鎧鄒雖與讎故曰藏、復讎者不折鎧干、爲用、然報讎者不事

折之、以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其無心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不開人之意道大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自全民幾乎以其眞、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仲尼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狂齋周、其月夏三西月也、蓋及蟬未出時、予之審諦也、司馬為占時或非也

不墜、則失者鎗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鎗銖之間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没人謂能鷺吾問焉、設於水底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却雖多、而猶不以惡往而不暇、所以尾注却退於坂也。以尾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殮、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夫欲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

疏注射也、以尾器賤物而戰賭射者、心無矜惜。

學生學生日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籌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守一方

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藏旣內矣而又入無出而陽陽旣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入也此過於出也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而中適是立也而實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十殺一大

鄭注禮註社臥席也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犧女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

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筭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犢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欲驕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間人獸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譖詰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潘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疏解急容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阳發阳休故忘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

李云念滿也、滂若取衣也、精神有逆、則阴阳结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

鬼乎、日有沉有履、龜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寅方之下者、倍阿鮑蠻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渙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輶、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擣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喜貞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滑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平、曰未

同馬云家子王落經

疏見傳化猶應和若
形色影響也

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

司馬云高仰頭也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

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鼈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鍰鑄云鍾鼓之附也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涓偕出磨翁而旋入而湧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

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

梓慶削木爲鏹鏹成見者

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鏹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司馬損也

疏晉作涓

狂齊云上然後二字可疑

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絕矣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

林云考工記蓋之圓以象天蓋至圓之物故以爲圜謂其實爲蓋也

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皆適則都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適耳忘其身也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予

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開
自然也。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爲而不慄。率性自爲耳。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今汝節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傳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

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今休欵欵少卿與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言善

養生者各任性
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

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亦莊子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司馬云事類可傳行也林云人類之傳習也

蹻陸如字司馬云胥須也
疏菜也李云胥相也謂相
望疏柳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狐豹之性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

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友，則萬方得矣。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之南越，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謂凝之謂，無留居，留居滯以爲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

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
則無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知足謂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故有人者
累以爲已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爲故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
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
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方舟而
有國之懷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惄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司馬張開也鉤歛也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
之世雖變其於虛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
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泊然抱一耳林云先後而後鑄也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其本性也侗乎其無識在其純朴而已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萃乎

曲傳陸音附司馬云謂曲
附己隨之本或作傳

盼：司馬云：飛不高，久班。
錦遲貞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欣說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也從其強梁，順乎衆也隨其曲傳，無所因其自窮，用其不得爾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無損當故而況有大塗者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徐揚良音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既弘大又心無常係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容處中食不敢先嘗，必

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奉競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意。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名成者虧，侍功名以爲已，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成者，未之嘗全。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成者，居然故還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之自由名而後處之。疏紀：素朴常混，物既不矜飾，更類狂人也。居得行而不名處，居然自得此行耳，非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削迹

指勢不爲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_{人亦無責焉。}是故無責於人。
在
我、而
名
迹
皆
去、
各
自
當
其
責
也、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寂泊無懷、
乃至人也、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孔子問子桑韞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韞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西帛疏
本作財
帛疑財
布訛

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爲貨財也、
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追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

疏冷作余云用此直教余
大禹亦有作冷字者
曉也象指直言曉示大禹

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在素故也異日桑虧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已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繫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樞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

眄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北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林云節奏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古無爲之帝王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

泄司馬云運動也泄祭也

唯安之無受人益難。物之倘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於故易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在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絆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而取之。吾命

在十當作夫字

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竊盜者。私取之謂也。受之而已。致爵祿。非私取也。今賢人君子之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社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以爲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游乎雕陵之樊、司馬云、樊也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躡步、執彈而留之、司馬云、疾行也、論語足如宿留同其便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日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休然曰、噫物忘其真、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休然曰、噫物

固相累、相爲利者恒相爲累一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辭之、謂其盜栗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卽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義、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接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陽

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無假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故真不失清而容物夫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吾所學者直土梗耳非真也夫魏直爲我累耳知近云大失也物也夫魏直爲我累耳知至

林云振之德也言必有益
於我也

費者以人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
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
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斬見我今也又斬
見我是必有以振我_{感動意也}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
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
一若虎_{槃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禮義之弊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子
有斯飾也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
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
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

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夫之。夫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日出東方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不見爲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耳，竟不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效物而動。自無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心也。日夜無隙。化恒新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也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

司馬云：告所以著者外化也。汝殆處於此耳。告一不花者，則非汝所及也。

又奚爲哉？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服者，思存之謂盡矣。女安得有之？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盡也。言女去忽之速也。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甚忘。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不動熟然似非人。寂泊孔子便坐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初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也。嘗爲女議乎其將。曉開不合也林云辟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交也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爲紀之形明、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死聚也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辟司馬云辟卷不閱也

胸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愈不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貴在於我、而不失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與變俱、故無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疏作假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

金峩先生云偃諸本作偃冀云一作偃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不修不爲而自得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全於老聃、猶龐中之與天地矣、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主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音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僵僵然不趨、受揖不立、因李鉶問貞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間而意定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聊以卒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所求常釣也、以不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

不從司馬云不利功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無隙
異則從不彰五等守分則
四方安謐也
口義云競解大小不同皆
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
無不歸也故曰無二心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
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競
解不敢入於四竟則列土壤植散羣則尚同也
同其塵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潔然自成則
光同與衆務異也競解同律度量衡也
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
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爲功者非已故於成而身不得不退事
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
天下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也

桓陸音矩本亦作矩字
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
斯盡而又有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
之也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
之盈貫盈貫謂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柜右手如
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復沓失去也箭適附枝右手放發而
復寓於用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闖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今女休然有徇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呂云其息以清而深之意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六獨存也方將躡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蹠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羲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天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

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二亡徵也、司馬接周公之後也見在傳隱七年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夫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於、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六方音玄老李云丘谷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李云狂屈偏張似人而非也知以之言也、問

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李音應子天子元氣良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

疏至仁無親而今行偏受
之仁者適可有為而已矣
裁非折割適可戲殘非
全、任之而已矣

不言之教，在其自行，斯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所由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華禮美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今已爲物也，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生也死之徒。知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爲始，則未不以爲異。死也生之終，孰死孰生也？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

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夫明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_詮信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_{舉乎可}得而見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在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疏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_參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

有爲其根者、故莫知昭然若存疏偏生白林云即翻然也、有去而已之意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焉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爲小、待之成體、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李玄示有知身自然也油然不形而神、絜然有形萬物畜、則不神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矣與天齋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犧、而無求其

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舜問乎承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沒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氣自非汝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委蛇，司馬云：續也。

而蟬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蛻也。自爾中來，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故不知也。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瀟而心潔雪而精神，捗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

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
是以無門無戶、四達皇皇。瞻高也、林云、邀索而見此道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
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
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遇此道而生而
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付之自然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
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爲也。淵淵乎、
若海。容、量、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老、行無窮之紀、可謂

魏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皮
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
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爲人。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將反於宗、不逐自本觀之、生者、喑醞物也。直聚氣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
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果李音飲意聚自身在樹曰果在地曰蓏。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人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在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

而不守、宜過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謂偶也、謂帝之所興、主之所起也、如斯而已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悲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獨脫紛乎宛乎、變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爲用心於其間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不能在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此身人

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則不論、愧然乃論則不至、明見無值、乃值辯不苦、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蠻蜋、曰何其愈甚邪、日在穉稗、曰其何愈下邪、日在瓦甓、曰何其下邪、日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間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

林云東之虛也已喚東字
同言鵠謂虛至此虛之
妙則告之志願是矣故
曰東之己志

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汝唯莫必無乎逃物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寥空虛無往焉而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不知其所至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門里未動而志驚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矣

音義鷺作鷺

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互不爲不往來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
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闕在虛廓之虛廣良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物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如故不知也自物耳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故冥也然眞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際者也盈虛彼爲袤殺非袤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謂盈虛袤殺彼爲盈虛非也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凡闔戶

晝暝，炳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
几，擁杖而起。音振噪然投杖而笑。音別李放杖色起而悟夫，死之不足，
曰天知予僻陋慢訛，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爲
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弇彌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
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能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

林云老吉在則有啓鑿
之太言今既死則无故
鑿予之言蓋謂老
吉死而無言矣

也。冥真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
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
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
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
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
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
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
不見之域、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道不
而後至焉、有道名而竟無物、當名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道無問、問無應、絕學去教而
意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實無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窺若是者外不觀乎宇
以應者外矣、夫墮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光曜問乎無有

疏墮作坎

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
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日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
之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大馬之捶鉤者年
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

陸云大馬司馬也江東三
魏之間皆謂鉤為捶
林云大馬之寓有鉤鉤
者走而精絕
玷丁兼反稱量也

懷則物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
來皆應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今
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致不了無古無今
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
化而不得一爲無是以夫有之爲物雖千變萬
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
未有子孫陸云言其要
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
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
孫也如天地不得先無而
今有也

子孫可乎

言世世無極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不以死死
亦獨化而生耳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
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
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
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
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聖人
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
不廢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以心順形。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忘其靡順自化耳、非將迎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猶能和之、而况其凡乎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唯無禦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所將迎、而義冠於將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善於我山林臯壤與、使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爲哀樂所寄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卽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卽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所分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

耳、故
殘也、

去心齊收文彌映限齊矣

夫而

天各乘平人之齊不良春豈不亦悲哉至言生

文

井止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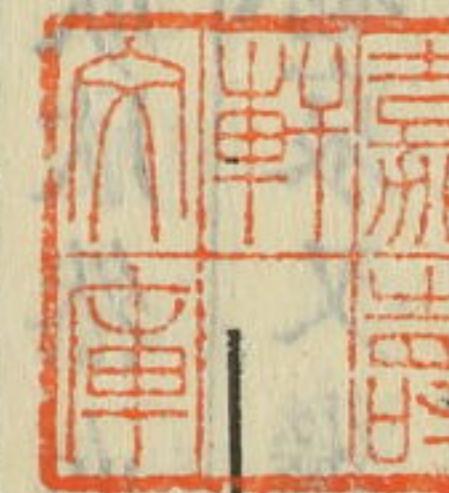
其無快無節者居人文而不良也

否

諱而不誦

而不知

莊子南華真經卷七



卷七

七

七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其無快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而不知

